

校园文学丛书

花儿为什么 HUAERWEISHENME ZHEYANGHONG 这样红

李也◎等著



◎ ◎ ◎

多么温暖火红的岩石，
多么柔软地躺在马车上，
月亮形的马车，进入了海底。

XIAOYUANWENXUECONGSHU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I247.5
2999

花儿为什么

HUAERWEISHENME
ZHEYANGHONG

这样红

徐英时◎主编 李也◎等著

学苑音像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王 军

封面设计:袁一稚

校园文学丛书

徐英时 编

学苑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

(ADD: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 10 号信箱)

P.C.:100024 Tel:010-65477339 010-65740218(带 Fax)

E-mail:webmaster@BTE-book.com Http://www.BTE-book.com



北京英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2004 年 8 月印刷

开本:32 印张:825.7 字数:10665 千字

ISBN7-89998-977-9/C·289

碟 + 书(100 册)定价:1680.00 元(册均 16.80 元)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请与本社联系调换



查尔斯	雪利·杰克逊(1)
有几分傻气又何妨	朱迪思·维奥特(7)
计程车上的乘客	欧文·斯德恩(9)
十年,还一副尊严	栖云(13)
通向友人之路	普里什文(19)
烙印在心灵深处的悔恨	邱海泉(31)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	李也(37)
蝴蝶也会哭泣	谢冕(41)
我不再羡慕	艾菲(44)
光明·友谊	屠燕丹(47)
黑 镜	艾利克·喀麦伦(51)
美洲豹 33 号	安·阿斯图里亚斯(58)
站成一棵树	于晨(66)
心弦独奏	启帆(69)





山那边是什么	齐铁偕(72)
母亲的圣经	佚名(74)
童年的黄房子	寒 潭(77)
女孩的情调	洪 烛(80)
心 事	姚彩霞(82)
八月流风	唐漫漫(85)
笑得出来	罗 西(88)
那个妈妈也会想你的	黄 育(90)
当啥都好,千万别当记者	唐文敏(94)
无心栽花	傅 东(96)
母亲的较量	佚名(98)
空中鸟语	郭 枫(100)
五月的美丽与惆怅	张冰辉(103)
向 导	杨光才(108)
故事里的天堂	斯 人(111)
我要教你跳探戈	刘 晖(113)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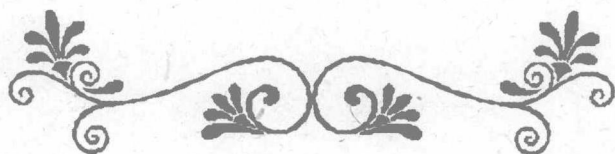
最后的一曲	曾 秋(116)
有雪无梅不精神	王海涌(118)
打柴的日子	姜 军(121)
面包·宠物狗	李红军(124)
故事里的冬季	易晓寒(126)
林村琐见	黄长江(129)
惊 魂	于富强(132)
我和老妈	戴觅文(135)
姐 姐	李健昌(139)
初 春	赵 飞(141)
父 爱	佚 名(151)
唱不出来	广向荣(153)
快尽孝道	佚 名(159)
莫笑痴情太痴狂	千丝雨(162)
爱情没有保质期	王芊芊(166)
另一份供品	周俊杰(169)





玫瑰送给谁	郑 恽 (173)
惦 记	何国平 (176)
走过去,前面是个天	信 风 (179)
春天是个读书天	符伟智 (183)
乡 愁	马俐娟 (187)
迟来的爱	梅 子 (191)
大森林的眼睛	温淑珍 (193)
难解的秋梦	邓艳丽 (197)
期待重逢	雯 雯 (200)
西游虎跳峡	官兴春 (202)
掂脚尖儿	杨长生 (213)
旅俄漫笔	何 春 (215)
清风流水	北皇人德 (221)
宝贝爸爸	李 莉 (224)
夏日里最后一朵玫瑰	刘雪敏 (229)
一起走,看细水常流	艾 艾 (234)





伟人的另一面	刘 溢(237)
毕业后的这个夏天	邱 菊(239)
牧羊犬与狼	杜治辉(243)
妈妈,您真美	唐一博(245)
朋友樊刚	董玉明(247)



查尔斯

◎

雪利·杰克逊

劳瑞上幼儿园那天起,就不再穿有兜的灯芯绒背带裤,而换上了系皮带的紧身牛仔。第一个早上,做妈妈的我看着他 and 隔壁稍大一点的女孩走出去时,心里明白了:我的生活从此要发生些变化了——一个穿长裤的、神气活现的小大人代替了那个甜甜嗓音的、上托儿所的娃娃,他居然忘了在拐弯时向我招手说再见。

他回家时也是同样的趾高气扬,前门砰的一声被推开,帽子先扔了进来。他的嗓门突然变得粗声粗气:“有人在家吗?”

午饭时他对父亲出言不逊,又打翻了小妹妹的牛奶,并一本正经地告诉大家他的老师说我们不应该讲上帝的坏话。

“幼儿园里怎么样?”我故意漫不经心地问道。

“还行”。

“你学到什么东西了?”他父亲问。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1





劳瑞冷冷地翻了父亲一眼,说:“我没有学没有东西。”

“任何东西,”我纠正他,“没有学任何东西。”

“但是老师打了一个孩子的屁股,”劳瑞看着面包和黄油。“因为他淘气。”他嘴里塞满了面包,又加了一句。

“他怎么淘气了?”我问,“这孩子是谁呀?”

“查尔斯,”劳瑞想了片刻回答。“他淘气。老师打了他的屁股,还罚他站,哦,他太淘气了。”

“他干了什么啦?”我追问道,但是劳瑞已经爬下椅子拿起一块饼扬长而去,他父亲还在对他说着:“哎,小家伙……”

第二天吃午饭时劳瑞一坐下就宣布:“查尔斯今天又犯坏了,”他咧着嘴笑,“查尔斯今天打老师了。”

“天哪,”我想,看在上帝的份上,“他又挨打了吧?”

“他当然挨打了,”劳瑞转向他父亲:“瞧这儿!”

他父亲抬起头:“干嘛?”

“往下看——看我的大拇指!唉,你真是个大傻瓜。”他哈哈大笑起来。

我赶紧岔开:“查尔斯干嘛打老师?”

“老师要他用红蜡笔画,查尔斯偏用绿的,他就打老师了,老师就打他屁股了。老师还不让别的小朋友跟他玩,可是别的小朋友还是跟他玩。”

第三天——也就是星期三——查尔斯在玩跷跷板时把一个小女孩的头撞出血了,课间休息时老师不许他出去玩;星期四查尔斯又被罚“立壁角”,因为他在故事课上不停地拿脚跺地板;星期五查尔斯乱扔粉笔而被剥夺了写黑板的权



利。

星期六我同丈夫商量说：“把劳瑞放在幼儿园好不好，你看他学得这么没规矩，话也说不像，还有这个叫查尔斯的孩子，听上去可对他没什么好影响。”

“没事，”丈夫安慰我说，“世界上总有像查尔斯这样的人，晚碰到不如早碰到。”

星期一，劳瑞回家比往常晚，我牵肠挂肚地在门口台阶上等着。“查尔斯，”他一边爬上坡来一边大声嚷嚷：“查尔斯又捣蛋了。”

“快进来吧，等着你吃饭呢！”

“你猜查尔斯今天干什么了？”他跟我进门：“查尔斯今天在幼儿园里大吵大闹，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只好去叫老师，老师要查尔斯放学后留下来，别的小朋友也留下来陪他。”

“后来呢？”我问。

“他就那么坐着。”劳瑞爬上椅子，“嗨，爸，你这老傻瓜！”

我告诉丈夫：“查尔斯今天给留下来了，所以大家都回来晚了。”

“这个查尔斯长得什么样？”我丈夫问，“他姓什么？”

“他个子比我大。他没橡皮。他从来不穿外衣。”星期日晚上开第一次家长会，但劳瑞的小妹妹感冒了，我没去成。我一直想见见查尔斯的妈妈。星期二劳瑞突然告诉我们：“今天有个人来看老师。”

“是查尔斯的妈妈吧。”丈夫和我约而同地问道。

Hua Er Wei Shen Me Zhe Yang Hong



“哪儿啊，”劳瑞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是个男的，来教我们做体操，教我们用手碰脚尖。”他爬下椅子，蹲下，手碰了碰脚尖，“看，就这样。”他又坐回椅子上，拿起叉子，变得严肃起来：“查尔斯连体操也没做。”

“那好嘛，”我由衷地说，“查尔斯连体操也不愿做吗？”

“哪儿啊，查尔斯跟老师的朋友捣乱，老师不让他做了。”

“又捣乱了？”

“他踢了老师的朋友。老师朋友叫他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拿手碰脚尖，查尔斯踢他一脚。”

“你说他们会拿查尔斯怎么样？”劳瑞父亲问他。

劳瑞煞有介事地耸了耸肩：“开除他，我想。”

星期三和星期四又是老样子。查尔斯还是在故事课上大喊大叫，还给了一个小朋友肚子上一拳，打得他哭了起来。星期五查尔斯放学后又被留下来，其他孩子也只好又留了下来。

劳瑞去幼儿园三个星期，查尔斯仿佛成了我们家庭的一员了。当劳瑞的小弟弟把小玩具车装满泥拉进厨房时，他就成了一个“查尔斯”，而我的丈夫，不小心用胳膊肘勾住了电话线，把电话机、烟灰缸和花盆一股脑碰掉在地上时，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：“活像个查尔斯。”

就在接下去的两个星期，查尔斯的手变好了。星期四劳瑞吃午饭时严肃地报告说：“查尔斯今天可真不错，老师奖给他一个苹果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？”我问。我丈夫小心翼翼加了一句：“你是说



查尔斯？”

“对。他帮老师分蜡笔，收本子，老师说他是个好帮手。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我满腹狐疑地说。

“他帮了老师的忙，就这么回事。”劳瑞耸了耸肩。

当晚我问丈夫：“你相信吗！查尔斯真能改邪归正？”

“你等着瞧吧，”我丈夫讽刺地说，“像查尔斯这样的孩子，说不定又要使什么坏呢。”

我丈夫似乎没有言中。又一星期过去了，查尔斯还是老师的帮手，他每天分东西收东西，再也没有小朋友因为他而被放学后一起留下来了。

“下星期又要开家长会了，”一天晚上我对丈夫说，“家长会上我一定得见见查尔斯的妈妈。”

我丈夫说：“问问她查尔斯怎么会变好的，我很想知道。”

“我自己也很想知道。”我说。

但就在那个星期的星期五，查尔斯的老毛病又犯了。劳瑞吃午饭时略带迟疑地说：“你们猜查尔斯今天干了什么？他教一个小女孩讲一个字，她讲了以后，老师就用肥皂洗她的嘴巴，而查尔斯在一旁哈哈大笑。”

“什么字？”我丈夫脱口问道。

“我就告诉你一个人，这个字太难听了。”他爬下椅子，走到他父亲身边，他父亲低下头，劳瑞眉飞色舞地对着他耳语起来。他父亲睁大了眼睛。

“他让女孩子说了那个字了？”

“她说了两遍。查尔斯叫她两遍。”



“老师惩罚查尔斯了吗？”

“没有。查尔斯还是发他的蜡笔。”

星期一早上，查尔斯亲自出马，把那个难听的字说了三、四遍，他的嘴也被洗了三四次。他又扔粉笔了。

那天晚上我准备去参加家长会，我丈夫送到我门口，叮嘱说：“请她散会后到家里来喝杯茶，我想见见她。”

“她在就好了。”我满怀希望地说。

“她肯定在的，”我丈夫说，“没有查尔斯妈妈在场，他们开家长会还有什么意义？”

在会上，我坐立不安，环视着周围那些安详的脸，暗暗琢磨哪张脸藏着查尔斯的秘密。但是谁看上去都不像是家里有个查尔斯的样子。会上没人站起来为她儿子的胡作非为表示歉意，甚至没人提到查尔斯这个名字。

会后我认出了劳瑞的班主任，她手里拿着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饼，我手里拿着一杯茶和一块水果糕，我们慢慢向对方走去，微笑着。

“我一直想见见您，我是劳瑞的妈妈。”

“我们对劳瑞都很感兴趣。”



我的生活从此要发生些变化了。



有几分傻气又何妨

◎

朱迪思·维奥特

我老在想我的朋友南施。她穿着她儿子的“少棒队”上衣，戴着棒球帽，出汗的手握着球棒，站在本垒上。第一个球投来，她挥棒太早；第二个球投来，她挥棒太迟；她三棒被罚出局——球季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如此。

南施打的是垒球，因为她做事的机构有个垒球队。尽管她的体育素质极差，她却应同事之邀请，同意参加球队。南施说，她的同事都喜爱她敢于尝试，“并不会因为我打得糟而瞧不起我。”我喜欢像南施这种人。他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不怕被人笑话。

他们就是那种虽然正手反手都不高明，可是仍然上场打网球的人。

就拿艾美利来说吧，她的法语糟透了，却参加了廉价十日游飞往法国。虽然有人告诉她，说法国人瞧不起法语说得不流利的人，但她却偏要在博物馆，在咖啡馆，在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7



Hua Er Wei Shen Mo Zhe Yang Hong



香舍丽榭大道,到处跟人说话。人们耸肩笑她,但她不在乎。甚至她满口说的是法语,而那个法国人却客气地问她会不会说法语时,她也一点儿不在乎。

丢脸吗?艾美利一点儿不觉得。

因为艾美利发现很多法国人对她的法语耸过肩膀后,便很友善地和她交谈,欣赏她那股兴高采烈的劲儿,佩服她的机灵活泼,赞许她的努力精神。有些人不像南施和艾美利。他们永远拒绝学任何新的技术,因为他们不喜欢做一个初学者。他们宁愿缩小选择范围,限制自己的乐趣,生活于狭窄的天地,也不要出片刻的洋相,做一时的傻瓜。若干年前,我选修了某些心理课程,班上的同学都是男生,而且都是医生。我虽然对所学的有满肚子的意见和问题,可是我总等下课以后,才偷偷摸摸地把那些话向着教师耳语。

我怕当着那些学问渊博的同学的面发言,那会泄露出我那可怜的底细,我实在怕自己出丑。幸亏有个同学救了我,他劝我参加班上的讨论。我开始发言,发现自己学到的东西比以前多多了。也许同样重要的是,我发现我也自有见地。

我终于认清,我们想从现在的境地转到新境地,便必须冒出丑露拙之险。我们不妨记住这句法国名言:“一个平生不干傻事的人,并不像他平时自信的那么聪明。”



一个平生不干傻事的人,并不像他平时自信的那么聪明。



计程车上的乘客

◎

欧文·斯德恩

我在纽约市开计程车,有 28 年 3 个月零 12 天之久了。你现在如果问我昨天早餐吃的是什麼,我可能说不出。但是有一个乘客我却记得非常清楚,终生也不会忘记。

那是 1966 年春天一个星期一的早晨,阳光普照。我的车子在约克大街上走来走去找顾客。但是天气太好,要乘计程车的人不多。在 68 街纽约医院对面,我碰上红灯,停车等候,这时我看到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医院的台阶上急步下来,举手叫车。

正在那时,绿灯亮了,后面那部车子的司机不耐烦地按喇叭,我也听到警察吹哨子要我开走,但是我不打算放弃这个客人。

Hua Er Wei Shen Me Zhe Yang Hong